

聪明的阿凡提

智戏国王

Cong Ming De
A Fan Ti

艾克拜尔·吾拉木 著



NLIC2970578006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BEI CHILDREN'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聪明的 智戏国王阿凡提

Cong Ming De
A Fan Ti

艾克拜尔·吾拉木 著



NLIC2970678006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聪明的阿凡提. 智戏国王 / 艾克拜尔·吾拉木著. —武汉: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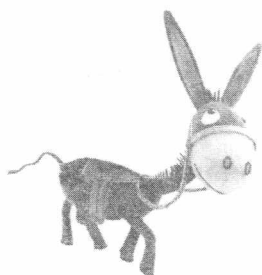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53-5032-9

I. 聪… II. 艾… III. 维吾尔族—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
中国 IV. I277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4060 号

书 名	聪明的阿凡提·智戏国王				
©	艾克拜尔·吾拉木 著	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9		
网 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vip.sina.com		
承 印 厂	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		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	插 页	8 页
印 数	1-15 000	印 张	4.125	字 数	120 千字
印 次	2010 年 6 月第 1 版,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				
规 格	880 毫米×1230 毫米			开 本	32 开
书 号	ISBN 978-7-5353-5032-9			定 价	1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

CONTENTS

阿凡提和他的五个老婆	1
坏蛋与好蛋	58
《愚人录》	67
报酬的一半	75
三道难题	83
视察民情	91
值一百枚金币的故事	98
不怕老婆者	105
大胆剃头师	113
能让死人复活的鞭子	120

·阿凡提和他的五个老婆

1

国王身穿猎服，骑着马，和他的一群随从正在狩猎场里狩猎。阿凡提骑着驴跟在后面。国王想找个机会奚落阿凡提。

国王说：“阿凡提，你老是吹嘘自己是神箭手，就你这个熊样，我想你连弓都拉不开吧！”

随从们听了哈哈大笑。

阿凡提不慌不忙、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尊敬的陛下，您说错了，别说您背上这张小弓，就是八十公斤重的大弓我也能拉得开！”

国王说：“哈哈，阿凡提，你又在吹牛，你什么时候拉开过八十公斤重的大弓？”

“就在前天夜里！”

国王疑惑地看着阿凡提：“前天夜里？你该不是在梦中拉开的吧？”

阿凡提回答：“是的，陛下！”

众人再次哄笑起来。

阿凡提忽然说：“陛下，您快看，猎物出现了！”





果然，远处有两只黄羊边吃草边悠闲地朝这边走过来。

站在国王身后的卫士急忙把弓箭递给国王。国王摆摆手，说：“把弓箭给阿凡提，让他射，我倒想看看他的本事！”

卫士将弓箭递给阿凡提。阿凡提接过，将弓艰难地张开，对准黄羊射击，可是，射出的箭不知去向，根本没命中目标。

国王哈哈大笑：“阿凡提，我就知道你连猎物的毛都射不中！”

阿凡提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尊敬的陛下，您又说错了。按理说这第一箭理所当然应该是由陛下先射的，抢先于陛下射击是严重的失礼行为，请陛下原谅，这第一箭就算是陛下您射的吧！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阿凡提，别狡辩了！”

阿凡提说：“陛下莫急，让我再射！”

阿凡提说完，张弓再射，结果又没命中猎物。

国王笑道：“阿凡提，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。”

“陛下，宰相大人理应受到尊重。这第二箭就算是宰相大人射的吧！”

国王有些不耐烦了：“得了，得了，让我来！”

“陛下且慢，让我为自己射一箭吧！”

阿凡提张弓，长时间瞄准后一箭射出，结果一箭射中一只黄羊的大腿，黄羊走了几步一头栽倒。



阿凡提洋洋得意地说：“陛下，这才是我的箭法，箭嘛，就应该这样射！”

国王不悦地看了看阿凡提，又望了望那只倒下的黄羊。那只可怜的黄羊挣扎着爬起来，走了几步又倒了下去。另一只黄羊站在远处，惊恐地望着它的伙伴。

国王拿过阿凡提手中的弓箭，向那只惊恐的黄羊射击。箭从黄羊头上飞过，没有射中。黄羊飞一般逃窜，一会儿不见了踪影。

国王非常遗憾地说：“哎呀，就差一丁点！”

阿凡提说：“是呀，陛下，这只黄羊太狡猾了，也不给您一点面子！”

国王不服气地说：“再狡猾的黄羊也难逃我的手掌心。去年，有一次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我就射倒了近十只黄羊。而且只只射中脑袋！”

“噢，是吗？去年，有一次我也用一顿饭的工夫射倒了近十只黄羊，而且只只射中大腿！”

国王不相信：“是吗？你是不是又在吹牛？”

阿凡提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不，我没吹牛！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射它们的脑袋而射它们的大腿呢？”

阿凡提沉思片刻说：“陛下，我不能这么干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阿凡提说：“陛下，在我之前已经有人用箭射中了它们的脑袋！”



国王和他的随从又被阿凡提逗乐了。

天气渐渐热了，国王决定回宫。

国王把衣服、帽子脱下来，扔给阿凡提。然后，将弓箭和箭囊也丢给阿凡提。过了一会儿，左丞相也将自己的衣服脱下，扔给阿凡提。又走了一会儿，国王看见阿凡提背着那么多东西气喘吁吁的样子，取笑他说：

“阿凡提，看你背的东西足有一头驴的驮物！”

阿凡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回答：

“不，尊敬的陛下，我背的不是一头驴的驮物，而是两头驴的驮物！”

国王大怒：“放肆，阿凡提你胆敢……”

“请陛下息怒，请您回答我，我身上背的是什么？”

“是我的衣物呀！”

“对呀，那您为什么说我背的足有一头驴的驮物呢？”

国王那张老脸涨得通红，却又说不出话来。

傍晚时分，国王带着狩猎队伍浩浩荡荡地从阿凡提家门口经过。

阿凡提从驴背上跳下来，向国王施礼说：

“尊敬的陛下，请到寒舍坐一坐，喝一碗酸奶再走！”

又累又渴的国王听后，勒马停下，准备下来。阿凡提急忙走过去。

阿凡提说：“陛下，陛下，且慢，千万别累着您，我进屋先看一看家里到底有没有酸奶，如果没有，您不是白下马了吗？”



说完，阿凡提进屋去，没过一会儿就出来说：

“尊敬的陛下，真对不起，今天我们家连一勺酸奶都没了！”

国王和随从们听后，没好气地掉转马头离去。阿凡提急忙回到屋里，端出一个空木盆出来，向国王喊道：

“国王陛下，国王陛下，请过来一下！”

国王和随从们还以为有酸奶了，急忙掉转马头回来。

阿凡提举着空木盆说：“陛下，请您看看这个，我家真的一勺酸奶都没有了！”

国王听了，愤怒地瞪大了眼珠说道：

“来人，把这个混账东西带回王宫！”

一名骑在马背上的卫士弯下腰一把将阿凡提抱起来，横放在他的马鞍前，腿一夹，坐骑飞奔起来，把阿凡提颠得直喊救命。

这天晚上，国王威武地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多名仕女站在国王两旁手拿鹅毛扇给他打扇。六名官员一边三个坐着。阿凡提跪在殿堂中间，两名卫士手持长矛站在阿凡提两边。

国王喝道：“阿凡提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，今天你多次当众羞辱我，该当何罪？”

阿凡提抬起头双手抚胸：“至高无上的国王陛下，小人向您赔罪，今天我只不过是对您吹了几个牛，开了几句玩笑，何必当真呢？俗话说‘笑一笑，十年少’，我本想您的宽容大量能包容宇宙，没想到您的心肠就跟鸡肠



子一般大小，连米粒都容不下。”

“你多少次冒犯我，抗我的旨，我都饶恕了你。你居然这样说我？”

“既然您一向宽宏大量，为何今天拿我问罪？”

“你的玩笑开得太过火了！”

“过一点火有什么关系呢？焖抓饭有时还要过一点火呢！过一点火总比夹生的好吧！”

“阿凡提呀阿凡提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要处罚你，除非你给我讲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故事，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会赏你四个老婆让你调教调教。”

阿凡提两眼放光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阿凡提稍稍想了想，开始讲起故事来：“从前，我们家有一头骡子，一天，它挣断绳子逃了出去。我四处寻找，哪儿都没找到。过了几天，我从巴扎买来一个大西瓜，拿回家切开一看，我那头跑掉的骡子正躲在那个西瓜里给王后殿下补鞋子呢！”

国王听后笑了笑：“这种故事听得多了，并不新鲜。”

阿凡提又开始讲新的故事：“一天，我和父亲驾一艘帆船在大海上航行。突然我们遇到了一只海盗船，我们走投无路，把船开进了一条大鲸鱼的肚子里，海盗船也跟着追了进去。我无奈地悄悄对鲸鱼说：‘我们的这条船大，你消化不了，那条海盗船小，你完全可以消



化。’鲸鱼觉得我的话有道理，就把海盗船吃掉，把我们的船吐了出来。”

国王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：“这种吹牛的话我也听过不少，请你讲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，否则我就处罚你！”

阿凡提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给您讲一件真实的事。一天，我在家没事干，在我先父留下的一本旧书里发现了一张字据。那张字据是您早已故去的祖父阿巴斯国王陛下亲笔写的。”

国王有些不太相信：“什么？什么？是我祖父写下的字据？是什么样的字据？”

阿凡提从容地说：“有一年，您的祖父阿巴斯国王陛下大兴土木修建这座王宫时，跟我的先父借了一万枚金币。这笔钱您的祖父应该还给我先父的，可至今未还。”

国王恼怒地拍案而起：“什么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此事？你是在胡说八道！”

阿凡提笑了笑说：“对喽，我说的就是您从未听说过的事，请您快赏给我四个老婆吧！”

国王一屁股坐下：“阿凡提，你真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真的呢！”

阿凡提哈哈大笑：“陛下，谎言有时说多了也会变成真的，请您赶紧赏我四个老婆吧，不然……”

国王摆摆手：“好，好，赏你四个老婆！”

阿凡提突然哭丧着脸说：“哎呀，陛下，我可能没这个福气，我只有两间半破房，我往哪儿安排她们呢？”

“阿凡提，我赏你老婆，难道还要赏你一套房子不成？”

“那我怎么办？总不能让那四个老婆住一间房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，就赏你一个庭院！”

阿凡提乐滋滋地说：“谢谢陛下的恩典！”

2

这天上午，阿凡提牵着毛驴从家里出来。妻子帕塔木罕跟着出来相送，她不安地叮嘱阿凡提：

“阿凡提，早一点回家来，昨晚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你这样早出晚归，撒旦会诱惑了你！”

“撒旦怎么会诱惑我呢？”

帕塔木罕说：“撒旦会装扮成漂亮的少女诱惑你！”

“别说撒旦装扮成漂亮的少女，就是装扮成靓丽的仙女我也不会上当受骗的，放心吧！”

“今天不知怎么回事，我有一点放心不下，请你一定早一点回来！”

“好，好，亲爱的帕塔木罕，我会早回来的，快回去吧！”

阿凡提骑上驴走了几步，仿佛想起了什么，一拍大腿停了下来。妻子见状，急忙过来，问道：

“阿凡提，怎么啦？”



“没什么！”

“阿凡提，你说呀，到底怎么啦？”

阿凡提有一点神气又有一点狡黠地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快回去吧，我会早回来的！”

说完，阿凡提出门而去。

街上一间茶馆门前的一个方土台子上围坐着一群人。这里刚刚进行过一场惨烈的斗鸡。一只斗败了的花公鸡伤痕累累，奄奄一息，卧在土台子的边上。它的主人哀伤地轻轻抚摸着它。这场斗鸡的胜利者，远近闻名的斗鸡徒乌麦尔手捧着一只红脖白尾的斗鸡在大声吆喝：

“谁还来？谁的鸡如果能斗败我这只斗鸡，我除了输给他赌金外，还爬着从这里离开！”

这时，阿凡提骑着驴走过来，看了看那只斗败了的公鸡：

“噢，好惨呀！乌麦尔，你的斗鸡就这么厉害？”

乌麦尔得意地说：“那当然！不信您也来试一试！”

“我说乌麦尔，过去你斗过羊，斗过牛，斗过狗，现在又斗鸡，你是不是还想斗人呀？”

周围的人哄笑起来。

乌麦尔说：“阿凡提大哥，玩斗鸡、玩斗羊您不如我，可斗人我远远不如您呀！”

“嗨，我什么时候斗过人呀？”

“怎么没斗过人呀？您天天都在斗人玩，什么国王



呀，巴依呀，喀孜〔伊斯兰教法官〕呀，什么人您没斗过？斗得他们一点脾气都没啦！”

阿凡提呵呵笑道：“噢，你说的是这个呀，那不是斗人，那叫‘逗人’，我那是在跟他们斗智呢，如果像你这样的斗法，他们那些人早把我像撕破布片一样撕了个稀巴烂！”

这话把大伙儿逗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时，宫廷差役玛赫苏木骑着马过来。

玛赫苏木对着阿凡提大叫道：“阿凡提，我一早到处找你，你原来在这儿玩斗鸡呀，赶快回家斗你的四个新老婆吧！”

“喂，我只有一个老婆，哪儿来的四个老婆？我如果有四个老婆，根本不用斗，她们还不把我的头发、胡子像拔鸡毛一样拔个精光？”

玛赫苏木说：“对，她们现在就在家恭候你，等着揪你的胡子呢！”

“别开玩笑，别的不怕，我就怕女人！”

玛赫苏木说：“我没开玩笑，这是国王陛下的命令，你赶快回去验收你的四个新老婆吧！”

阿凡提一听，一拍脑门，一脸沮丧地跟在玛赫苏木后面往国王为他安排的新家走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二人来到一处庭院门口，阿凡提看着这个气派的庭院和房子，有一点吃惊。

玛赫苏木说：“阿凡提呀，这是国王陛下根据他许下

的诺言赏给你的庭院和房子。一会儿，还有四只幸福鸟将会落到你的头上，恭喜恭喜！”

阿凡提有一点受宠若惊：“国王陛下何时变得如此善良而大方的呢？”

玛赫苏木说：“我们伟大的国王是个言而有信的明君，你就好好享受国王陛下对你的恩赐吧。”

阿凡提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假如我不接受呢？”

玛赫苏木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的脑袋会搬家！”

阿凡提很滑稽地做了个鬼脸：“好吧，我接受，请转告陛下，我将十分感谢他的恩典。那么，我的四个新娘在哪儿呢？”

玛赫苏木说：“她们一会儿就到！”说完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“阿凡提，那就请你在这张纸上签个名吧！”

阿凡提惊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玛赫苏木说：“这是你给国王陛下写下的保证书！我来给你念一念。‘我纳斯尔丁·阿凡提发誓一定实现自己以下几条诺言。第一，无条件接受至高无上的国王陛下赐予我的恩典，立即娶她们四人为妻。第二，尽一个男人的义务，承担起养活她们的责任。第三，如无特别事由，一定不轻易休了她们。假如女方主动提出离异，我会让她们高高兴兴离开我。总之，以上三条誓言我一定会信守。假如违背诺言，我的性命和财产将属于国王陛下。’”

“国王的圣旨我照办就是了，签什么字画什么





押呀？”

“不行，这是国王的命令，你必须画押签字！阿凡提，你的花样很多，国王就担心你玩什么新花招把他骗了。”

阿凡提无奈地说：“好吧，我签字。”说完，他在那张纸上签了字，画了押。

玛赫苏木收好字据，说：“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清真寺请阿訇来为你们诵经祝福。”

阿凡提摆摆手，说：“别，别，别，你可千万不能惊动清真寺的阿訇，不然这件事会弄得满城风雨，就让村头的那个烟鬼卡德尔毛拉来代办一下吧！”

玛赫苏木嚷道：“那怎么行呢？如果这么办，我怎么向国王陛下交待呢？”

“我阿凡提是个平民百姓，国王陛下是一国之君，堂堂一国之君给一个平民百姓做媒娶媳妇，传出去好听吗？如果国王陛下名誉受损，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？”

玛赫苏木一拍脑袋：“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！好吧，我去请那个烟鬼卡德尔毛拉来。”

阿凡提嘿嘿笑道：“就让他来悄悄地念一下就行啦！”

“好，我走了，待会儿四个新娘就会过来，你自己好好接待一下吧！”

玛赫苏木说完，骑上马走了。阿凡提在庭院里走来



走去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好一个美人计，就让她们来吧！我倒想领教领教这四个女人的厉害，让她们也领教领教我阿凡提的厉害。”

晌午时分，一个小伙计驾着一辆马车径直朝阿凡提的新庭院驶来。车上坐着一个像狗熊一样肥胖的女人。车停下后，那个女人从车上下来，一摇一摆地走到院门前，用脚狠狠地踢门。

院子里的阿凡提听到踢门声，气愤地问：“喂，喂，轻一点，别把我的新门踢坏了！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帕夏罕！”从门外传来那个女人生硬的声音。阿凡提过去开门。那个女人挺着肥胖的肚皮迈进了院子。

阿凡提惊问道：“您是谁？”

帕夏罕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是帕夏罕，你是纳斯尔丁·阿凡提吗？”

“假如您没说错话，敝人就是纳斯尔丁·阿凡提！”

帕夏罕哼道：“我是奉国王之命前来做你女人的！”

阿凡提倒吸一口凉气，不由呆愣起来。

帕夏罕白了他一眼说：“我还带了一个小包袱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帕夏罕扭头望着门外的马车夫大声叫道：“喂，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，还不赶快把包袱卷拿过来！”

马车夫从车上抱起一个巨大的包袱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。包袱太大了，卡在门口，进不来。